

赣水那边红一角

——《蝶恋花·从汀州向长沙》赏析

■汪建新

昌、九江。

当时，毛泽东正率领红四军在闽西汀州休整，他并不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，但又要执行党中央的命令。毛泽东率红军第1军团由汀州出发，进逼南昌的进军途中，他以十分复杂的心情写下了《蝶恋花·从汀州向长沙》。

二

词的上阕写队伍出征，表现红军誓把反动派彻底消灭的战斗决心和必胜信念。“六月天兵征腐恶”，毛泽东从汀州出征写起。天兵，民间有天兵天将之说，既是神兵，又是义兵。反动派诬称革命武装称为“赤匪”，毛泽东则用“天兵”喻指红军乃正义之师。征腐恶，正义的讨伐，清除一切腐朽丑恶势力和现象，这正是红军作为仁义之师的应有之义。

“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”，缚，本义指带子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女子许嫁，纁。”古代女子许嫁时所系的一种彩带，后引申为拘系人的长绳。毛泽东借用“长缨”比喻工农武装力量。鲲鹏，典出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毛泽东诗词中，多次出现鲲鹏意象，如“鲲鹏击浪从兹始”“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”。毛泽东笔下的“鲲鹏”，多属褒义。在“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”之中，毛泽东反其意而活用这个意象，喻指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反动派。以鲲鹏之大，反衬出手握“万丈长缨”的工农红军的必胜信念和冲天豪气。

“赣水那边红一角”。赣水，指赣江。红一角，指红色根据地。“偏师借重黄公略”。偏师，指配合主力作战的侧

翼部队。黄公略率部在赣西南和赣江流域活动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，相对于毛泽东所率主力，属于侧翼。开首两句后，毛泽东没有沿着“从汀州向长沙”的进军路线写。他避开这一话题，去写远离进军方向的“那边”，话语中藏有深意。

下阕继续写“向长沙”的进军活动，表现军民的士气和自己的感慨。“百万工农齐踊跃”。工农，包括红军、赤卫队、工农群众。踊跃，兼含奋起攻击和争先恐后二义。“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”。“席卷”“直捣”有力地写出红军转战湘鄂赣三省的英雄气概和人民战争的伟力。“国际悲歌歌一曲”，指激昂悲壮的《国际歌》。“狂飙为我从天落”。狂飙，象征革命的大风暴。这既是一种乐观展望，也是一种坚定信念。何其芳在《毛泽东思想之歌》一文中提到，1961年1月23日下午，毛泽东在谈话中讲：“史沫特莱说，听中国人唱《国际歌》和欧洲人不同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。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，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怆的东西。”

三

这首词在1962年《人民文学》搜集的传抄稿上题为《蝶恋花·进军南昌》，发表时为《蝶恋花》。传抄稿与后来的正式发表稿存在诸多不同。如“六月天兵征腐恶，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”两句，传抄稿作“六月红兵征腐恶，欲打南昌必走汀州过”。“百万工农齐踊跃，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”两句，传抄稿作“十万工农齐会合，席卷江西，直捣湘和鄂”。“狂飙为我从天落”句，传抄稿作“统治阶级余孽

落”。1963年，作者主持编辑《毛主席诗词》时，清样稿上开始题为《从福建到湖南路上作》，接着改为《从汀州向长沙路上作》，最后定为《蝶恋花·从汀州向长沙》。词题和词句的修改，体现出毛泽东精益求精，也折射出毛泽东内心的矛盾心理。

再回到历史。这首词写于1930年7月，毛泽东正处在两难境地：完全遵命而行，后果可想而知；公然抗命，违背组织原则。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既有宏观的思考和长远的谋划，又有近期的打算和明确的措施。毛泽东既要保持红军指战员高昂的革命热情，又要避免因“左”倾盲动而使红军战士作无谓牺牲。

于是，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，便出现了相机行事、灵活权变的特殊情况，进而在毛泽东的词作中寄寓了矛盾的心境和复杂的诗境。这首词情调复杂多变，跌宕起伏。时而怒火喷发，豪情万丈；时而心有喜悦，称赞赞赏；时而纵横捭阖，气吞山河；时而激昂慷慨，深沉悲壮，从而给读者带来丰富多样的审美体验。其中最耐人寻味的，是“赣水那边红一角，偏师借重黄公略”一句，颇有“顾左右而言他”的意味。

作品以“从汀州向长沙”为题，但并没有过多着墨于行军、打仗的线路和经过，更没有呈现进攻大城市的战况，而是赞美黄公略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业绩和贡献。这是毛泽东在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特定背景下，依然坚信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，或者说他以含蓄的方式批评“城市中心论”的错误路线。这句话意味深长，红军要想“征腐恶”“缚鲲鹏”，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走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正确道路。

★ 观影有得

周末休息，我再次重温了电影《我的左手》。伴随着主人公胡小军的自述，电影情节缓缓铺开，那些曾经的时光也一一映射在我的眼底，思绪沉浸其中。每次重温这部电影都会有新的收获，大概这就是军事题材电影对于我的无穷吸引力——军人身份的接近性和对军旅生活的思考。

电影《我的左手》以真人真事为创作背景，讲述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军事行动中，侦察班长胡小军身负重伤失去右臂后，重新振作精神，克服身体残缺和工作中的困难，矢志扎根军营、建功立业的故事。

电影故事主要可以分为坚持留队、军校深造、返回连队3个大的时间节点。其环环相扣的剧情，让观众领略到主人公胡小军在不同阶段面临的困难挑战，感悟到以胡小军为代表的中国军人坚毅顽强、无所畏惧的精神风貌。

“愿这石头像人一样坚强。”这既是剧中女军医春晓对主人公胡小军的褒奖之词，又是鼓励他直面工作困难，努力奋斗的祝福。我想，这是电影创作者想向大众传递的一种精神。于我而言，这也一句值得反复咀嚼、回味无穷的话。

我第一次观看这部电影是在新兵连。

“小值日，动作快一点！今晚组织看电影！”9年前，在那个太阳一落山，营区便成为“孤岛”的秦岭山麓，每逢周五晚饭后，总能听到排长的催促。等到电影放映前，教导员又会站起来走到荧幕前大声询问：“炊事员来了没？”似乎，看电影是我们这个集体非常重要的事，少了谁都不行。

电影开场是熟悉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厂标。随着一阵闹铃声——清晨5:30，天微亮，主人公胡小军按掉闹钟，起床，洗漱，活动身体……看到这些日常军营生活片段以电影艺术的形式呈现，我和旁边的战友会心一笑。新训生活开始以来，我们第一次有闲暇在对比胡小军的故事中审视自己的军旅生活。如今，回想起那些和战友共同观看电影的时光，总觉得温暖又美好，而且充满了军营的特殊味道。

这特殊味道，就是将电影中的战味延伸到了我们的新训生活。

那天看完电影，晚点名之后，连续短促的紧急集合哨突然响彻走廊。顾不上回味电影，大家便匆匆地开始整理各自装具，心里只剩下一个冲的念头。

和电影中胡小军参加野营拉练的经历相似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次次磨砺中夯实军事基础，勇敢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考验。

“报告！报告……”宿舍楼外的集结号，已经入列的战友用洪亮的嗓音向指挥员报到。紧接着，我们在墨蓝的夜色中快速行军，步道被月光映照得泛着银色的光。我用手勒紧背包绳，悄悄抬起头望了眼远处的星空。那一刻，山野四周除了脚步声，只剩下稀疏的虫鸣。我忽然咂摸出一丝味道：这天然的“大荧幕”中，我们正在演绎自己的军营青春故事。

新兵连的夜晚，我总觉得特别短暂，常有一种刚刚闭眼就天亮的错觉。白天在训练场上，班长利用操课休息时间和我

当电影与生活共鸣

■李超

们谈心：“你们的军旅生活才刚起步，不求你们像电影中的胡小军一样成为英雄模范，能用一只右手打背包，只求你们在遇到困难时，不抛弃、不放弃！”

我觉得，班长的这些话是说给我听的。那段时间，我患上了疲劳性骨折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，左脚的疼痛让我十分郁闷，甚至担心自己会不会被退兵。从医务室回宿舍的路上，我偷偷问班长，伤情会不会影响后续训练。班长告诉我：“记得按医生要求吃药，擦红花油，不能跑步就练其他项目。”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。

的确，按常理，石头比人的血肉之躯要坚硬得多，但胡小军一样的军人却有着比石头还坚硬的“外壳”，那便是人的精神。病休那两周，胡小军成为我心中的榜样，也使我短暂体会到伤痛对于军人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。好在，我咬牙坚持过来了。

考入军校后，一次偶然机会，让我了解到胡小军的原型人物丁晓兵曾在母校深造过。他左手敬礼的照片让人肃然起敬，也驱使我重温了一遍电影《我的左手》。

有意思的是，电影情节进行到胡小军在军校考试那个片段时，画面给了试卷一个特写镜头。我灵机一动动了屏，放大一看，果然试卷的抬头正是母校的校名。影片的细节经得起推敲，也强化了这部电影的说服力。

深夜，回想起教员在课堂上说过的话：“电影，是造梦的艺术。”从制作一部电影的角度来说，它凝结了每一名电影工作者的梦想。从观众来说，一部优秀的电影就好像一颗启明星，带给人积极有益的思考，正如“愿这石头像人一样坚强”。

绘石成画

■韩雄邑 李国强

色彩斑斓，富有艺术气息。“完成一块石头画并不简单，大概步骤分为石头挑选、清洁、打磨、设计、绘画、上色……”被战友们亲切称为“石头画家”的战士阿罗张海告诉笔者，挑选石头也有讲究，不需要挑选完全光滑平整的，凹凸有致的石头更方便创作。这样经过设计，画出来的作品可以有立体的视觉效果，别具特色。

笔者了解到，该营在高原驻训中，注重独具特色的战地文化建设，进一步增强了官兵练兵热情。该营副教导员杨阳介绍，高原环境相对艰苦，器材设备有限，为丰富营队战地文化氛围，他们引导官兵变废为宝，创作石头画。这些五彩斑斓的石头画，不仅抒发了官兵卫国戍边的火热情怀，也丰富了官兵的驻训生活。

下图：战士阿罗张海在石头上进行创作。 李国强摄

★ 活力军营

雪山皑皑，寒风凛冽。当我们走进第77集团军某旅红军营野外驻训地，一幅幅精美的石头画映入眼帘。这些石头画大小不一，或置于帐篷前一隅，或摆放在帐篷内的谈心角。色彩丰富的石头画不仅让人赏心悦目，更为高原边陲增添了一份暖意。

这些形状各异的石头都是官兵从野外搜集来的。有的上面画着“卫国戍边英雄团长”祁发宝的感人瞬间；有的画着钢铁长城和高山湖泊，并用红色笔迹写上醒目的“大好河山、寸土不让”字样；还有的画着战士们练兵备战的火热场景……

古有点石成金，今有绘石成画。官兵在无限创意中将原本普通的石头变得

三班队员犯了难。商量过后，三班决定派出“种子选手”李鑫。李鑫沉稳地拿起冰壶，身体下蹲，屏气凝神，单脚用力向后一蹬，身体跪式向前滑行，至前卫线时缓缓将冰壶推出。围观的战友们不约而同屏住了呼吸，瞪大眼睛，盯着缓缓滑行的冰壶。只见脱手的冰壶巧妙闪过五班的“堵路冰壶”，把五班停在圆心的两个冰壶撞出营垒后，稳稳停在圆心上。赛场上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，三班最终以微弱优势取得胜利。

“冰壶争霸赛”结束后，高益格又来到“滑雪接力”的赛场，准备和战友们开始新一轮的滑雪接力赛。她高兴地说：“这样的冰雪竞赛活动，不仅能够锻炼身体、强化体能，还能让我们释放压力，更加适应高原训练生活。”

成简易冰壶，在结冰的水泥地面上，开展深受大家喜爱的冰壶赛。只见三班的队员手握冰壶，神情专注地走到投壶区，使劲一推，冰壶旋转着向前滑行。另外两名队员赶忙用扫把和拖布制成的冰刷不停地擦拭着冰面，冰壶稳稳滑行，最终停在靶心。

“加油！”五班毫不示弱，女兵高益格一阵欢呼声中出场。高益格算好路线后，迅速将冰壶推出，随着冰壶不偏不倚堵在了赛道上，比赛进行到最后的决胜局，让原本比分就落后的

高原冰雪欢乐多

■李江

人胶着状态。该团驻地由于自然环境高寒缺氧，官兵在周末假日能够参加的室外活动较少。为此，团里积极征求官兵意见，根据高原常年冰雪不化的环境特点，购买了冰刀鞋、冰上雕刻工具、滑雪板等器材，因地制宜开展“冰上雕刻”“冰壶争霸”“滑雪接力”等文体活动。此外，每到文体活动时间，官兵不再“窝”在室内，而是纷纷来到室外，体验冰雪世界里不一样的乐趣。

这天，三班和五班的战友将冰块制

| 阅 图

烈焰

■摄影 刘亚凯

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第73集团军某旅一名防化兵训练时的场景。拍摄者利用长焦镜头将主体人物拉近，只把人物的上半身放进取景框。同时采用交叉线构图方式，将读者视线自然引向喷火枪喷出的火焰。画面背景是弥漫的硝烟。前景、背景虚实结合，丰富了作品层次感。

烈焰硝烟，既彰显了战士本领过硬，也让读者感受到火热的战斗氛围。

(点评：刘志勇)

★ 津津乐道

“别着急，注意力度和方向”“快！瞄准正面，把圆心里的冰壶打出去。”文体活动时间，尽管室外寒风刺骨，但驻守在雪域高原的南疆军区某工兵团营地内，却是一番火热景象。

随着一声响亮的撞击，圆心处的冰壶在围观战士们的欢呼声中被打出营垒，某连三班和五班的“冰壶争霸赛”进

